周禮正義/73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七十二 ◄

周禮正義
七十三

► 卷七十四

經文參閱周禮/秋官司寇，自〈行夫〉至〈家士〉。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行夫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

●疏〈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者媺古美字詳大司徒疏賈疏云行夫者以身自行於外言媺惡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賈疏未晐覲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賈彼疏謂無禮謂無束帛是無幣亦得為無禮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者明此官為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之等故與環人同用路節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者賈疏云無難者即依程至祗由有雖故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1]〉

〈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遽傳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云　遽傳也左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驛又僖三十二年孔疏引孫炎云傳車驛馬也說文馬部云驛置騎也　驛傳也案秦漢以後凡急事速行乘車曰傳曰　乘馬曰遽曰驛故鄭許亦分別釋之然此經為周初典法似尚未有單騎之制則傳遽當通為乘車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詣雒陽顏注引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說漢時乘傳騎驛之制亦以單置馬為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揚雄荅劉歆書以行人為輶軒使者輶軒即經車也行夫亦即行人之屬凡王官以事巡行天下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事則亦通謂之輶軒之使矣互詳大僕疏云美福慶也者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福慶者美善之事即大宗伯大行人賀慶之禮是也云惡喪荒也者即大宗伯山禮之二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孰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若春秋王使榮叔宰咺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下士秩卑於大小行人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雖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遭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明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士三十二人人數多縱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遽也賈疏云按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閒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介攝其命鄭彼注云為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介接聞命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　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即據彼為說〉

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玄謂夷，發聲。〉

●疏〈居於其國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謂行夫隨行人居所使之國也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為役也勞辱事猶司隸云煩辱之事[1]〉

〈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為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釋文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劉昌宗以夷為即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為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

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覈之王說是也孔繼汾說亦同劉音及陸讀並失之惠棟引三年問焉使倍之以證焉當訓於陸意或當如是然非經注義也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為說以夷為四夷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以為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即云介明還與行人為介文勢不容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云玄謂夷發聲者王引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為之解者如臺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為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猰謂善緣木之猰也軨人左不健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為　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環人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

●疏〈注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者通大小賓客朝覲會同聘覜言也掌交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　同即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接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即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也〉

舍則授館，令聚　　，有任器，則令環之。
〈令，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

●疏〈舍則授館者此授館據在道言之與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云有任器則令環之者賈疏云謂賓客任用之器案任器詳司隸疏[1]〉

〈注云令令野廬氏也者賈疏云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之故知令野廬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者蜀石經殉作徇案殉即　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鐸徇釋文云徇本作殉徇亦即　之俗敍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為之守衛徇環亦謂行圍繞為客戒守以備盜竊與後鄭義同〉

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

●疏〈送逆及疆者謂與訝士掌訝同從小行人送逆於竟上也[1]〉

〈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者王制注云幾呵察也苛呵字同詳宮正疏依先鄭說則似門關得幾賓客惟不幾環人故後鄭更釋之云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即謂不幾賓客也周書大子晉篇云委積施關道路無限彼施讀為弛弛關即謂門關無幾也〉

象胥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謂蕃國之臣來覲聘者。〉

●疏〈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者姜兆錫云即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大行人所謂蕃國也[1]〉

〈注云謂蕃國之臣來覲聘者者明經云國使即蕃國之臣奉使來至王國者也賈疏云蕃國之君世壹見其臣得有覲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覲聘況之耳其實無覲聘也案王無覲聘蕃國之禮若蕃國之於王則不必絕無覲聘但不限以常期耳賈說未然〉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

●疏〈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者夷狄君長來朝亦以禮接之猶大行人凡諸侯之王協其禮但其禮當殺於中國五等諸侯耳王制孔疏引皇侃云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案孔皇云委饗者國語周語云戎狄則有體薦其適來班貢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即此協禮之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辭謂蕃國君長告請之辭言傳與上文傳王之言義異冢人言鸞車　人大祝言甸人注並云言猶語也此言當與彼同謂告語傳達之大行人云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是此官通蕃國之辭故以主賓之辭傳譯通之也[1]〉

〈注云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者一釋文作壹案注例用今字當作一詳酒正疏

此即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從來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

●疏〈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賓亦當讀為擯詳大宗伯大行人疏大行人注謂蕃國之君無玉瑞則唯有幣帛可知左隱七年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此夷狄亦有幣帛之證賈疏謂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幣帛為王有賜與之者是謂無玉并無幣帛失之[1]〉

〈注云從來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者大行人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此經亦云出入故知來去皆然擯釋賓詔侑禮儀釋相之〉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

●疏〈凡國之大喪者賈疏云大喪言凡則非王喪若王喪諸侯皆來何得有使臣來諸侯絕無來者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喪不言諸侯者餘官掌之此象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1]〉

〈注云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是諸侯使　　之國客此為大喪而來故知為來弔者也〉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

●疏〈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者鄉大夫先鄭注云賓敬也此與上文賓相義不同[1]〉

〈注云謂諸侯以王有軍族之事使臣奉幣來問者賈疏云正謂禮動不虛以為相見之禮以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也〉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作，使也。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

●疏〈凡作事者此通論諸侯以下所共王事之差等非必皆象胥作之也小宰六敍正羣吏云以敍作其事此則通作諸侯諸臣等之事亦依敍以作之云次事上士者賈疏云直言上士不作中士下士者揔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王引之云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眡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為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葢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為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案王說是也云下事庶子者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在士下詳宮伯諸子疏[1]〉

〈注云作使也者司士注義同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者王引之云上字亦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先鄭亦訓作為使謂自大事至下事有此五等各依其　　次尊卑作使之〉

掌客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政治，邦新殺禮之屬。〉

●疏〈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者牢唐石經初刻誤作勞磨改作牢此即下文五等諸侯禮數不同之法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濛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此所掌與彼略同亦官聯也牢禮謂若下文飧積殷膳等皆有牲牢之禮餼即下饔餼獻即下乘禽宰夫注云膳獻禽羞　獻也飲食燕饗也此不言膳及賓賜飧牽者詳略互見足相晅約也[1]〉

〈注云政治邦新殺　之屬者據下文〉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

●疏〈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案亦兼時會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

外為壇此饗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則十二牢即十二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　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其眾物案十二牢為牲俎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侯長十有再獻者待方伯以殊禮蓋與大祫十二獻禮略同凡上公九獻依司尊彝注說祭禮約之蓋先有二祼祼後又有四獻賓食後酳　　又二獻聚賓之長又一獻是為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可推約莫能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祼不足據[1]〉

〈注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者賈疏云王禮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　用也者以四時朝覲五等諸侯皆一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專屬一人故特用盛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　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若單饗一國即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體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摠饗五帝莫適卜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字同凡言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詩衞風伯兮篇豈無膏休誰適為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敵用者即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云莫適卜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卜之非無一一相敵之謂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者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為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視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

●疏〈上巡守殷國者即大行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疏云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岳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案殷國者王巡行近畿之國因而合諸侯也故有侯國膳具之事與大行人之殷同在王都者異賈沿鄭職方氏注之誤說合二事為一故謂或在王城非也詳職人氏疏云則國君膳以牲犢者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國亦若在國日一舉侯國之君當有進膳之禮不唯殷膳也賈說似未晐史記魯仲連傳云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　攝衽抱　　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天子巡守諸侯有親視膳之禮也云令百官百牲皆具者此謂致積飧饔餼及殷膳皆有牲牢也賈疏云此文與下為　百官即

三公已下是也詒讓案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天子出　于鄭鄭伯與孔將朝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此百牲亦官具之一耑也云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者王三公眡畿外諸公之禮也國語周語說襄王使大宰文公賜晉文公命晉待以公命侯伯之禮云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與此後文上公之禮正同云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主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者賈疏云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禮[1]〉

〈注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賈疏云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　待云犢繭栗之犢也者爾雅釋畜牛屬云其子犢國語楚語云郊禘不過繭栗韋注云角如繭栗漢書禮　志顏注云繭栗言角之小如繭及栗之形也賈疏云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殷膳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犢則天子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據郊特牲文鄭彼注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明餘賓客自上公以下皆不用犢也王　云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云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百牲舉成數明隨從官多少無不具備不必限以百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於罋。其設，筐陳於楹內，罋陳於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於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葢著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葢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葢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橫陳於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稷也。稷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　　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

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　　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於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饔，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饔之禮，則是不復饔也。饔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饁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饁牽竭矣」。秅讀為「秅秭麻荅」之秅。〉

●疏〈凡諸侯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覲禮饗禮乃歸注引此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云云為釋則鄭謂天子待諸侯亦用此法明矣云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者此賓客在道之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是也此不言勞者文不具云飧五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始　所致之禮司儀云致飧如致積之禮是也云饔餼九牢者以下至皆　皆賓客既將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閒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即　文禽獻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　聘臣饔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此上公九牢而乘禽　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殷膳大牢者亦留閒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借字經文先　次食次燕者凡賓禮饗最盛食次之燕為最輕行禮先後亦同故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聘禮注亦據公食經云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依彼注義則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葢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數遞減而三禮相互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婼聘宋宋公享之明日宴彼亦先饗後燕而先後兩日饗燕相接其閒無食者或文不具抑或以侯伯之卿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饗食燕而以禮致之也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者以下皆待賓客從者之禮云唯上介有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特隆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詳大行人疏云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卿皆見以羞膳大牢者此皆卿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摯鄉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積者以下至膳特牛皆待侯伯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鏜云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覲禮注並作再饗汪文臺云通典七十四引亦作再饗郊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案浦汪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本也唐蜀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本則五等諸侯饗食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攷聘禮侯伯之卿壹食再饗則饗食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饗壹食反不　視大國之卿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不誤下文子男當作再饗一食與大國卿同六朝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

本遂改此文以與彼相儷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等餘皆不相等也云子男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卿皆膳特牛皆待子男之禮與侯伯略同而等數亦遞殺云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者俞樾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籩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籩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籩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為六壺六豆六籩子男為四壺四豆四籩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籩六壺于介則四豆四籩四壺降殺以兩即其例也案俞謂此經文有誤信然然聘禮五介為侯伯之卿行聘之禮夫人致禮六豆六籩六壺若如俞說此夫人致於侯伯亦六壺六豆六籩則君臣無等又破子男為四壺四豆四籩則降於侯伯之臣矣於禮次似未協蔣載康則謂侯伯子男數並不誤唯上公當作十壺十豆十籩亦無塙證竊疑此經於子男亦當作八壺八豆八籩葢夫人致禮五等諸侯數皆不降猶膳用大牢亦五等同不降經文子男數誤而侯伯數則不誤也大抵此章文多舛譌但無它經可證姑並存諸說俟通學詳定焉[1]〉

〈注云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下並同此五等諸侯相朝積飧饔餼之等同用大牢天子待來朝諸侯亦然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是也賈疏云上公　積公國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眡飧一積眡一飧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　數雖　飧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亦皆眡飧牽飧四牢一積眡一飧則一飧四牢摠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眡飧飧三牢一積三牢三積九牢亦　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眡飧飧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解積皆依飧解之也案賈說是也凡積皆不殺左傳隱十年孔疏謂積亦或有孰失之云不殺則無鉶鼎者賈疏云鉶鼎即陪鼎是也但殺乃有鉶鼎不殺則無鉶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王引之云下文飧五牢鉶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是飧有鉶與鼎飧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鉶故有鉶鼎也五積視飧而不殺牲則無鉶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鉶鼎鉶鼎二器也賈誤以為一器而云即陪鼎其說不可通下文鉶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鉶為陪鼎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鉶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聘禮饔餼一牢陪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鉶設于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者絕殊鄭注聘禮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以為鉶也注掌客曰鉶羹器也注公食大夫禮曰鉶菜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鉶菜羹也注特牲饋食禮曰鉶肉汁之有菜和者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鉶和菜之器未嘗以為陪鼎也賈誤解注之鉶鼎為陪鼎又以解亨人之鉶羹皆以為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鉶之有辨也聶崇義三禮圖亦沿賈氏之誤案王說是也胡培翬說同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簠簋之實已下皆飪在俎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　朝服　侑幣致之　生往今積　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筐

陳于楹內　　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者賈疏云彼云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　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　以並南陳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詒讓案鄭彼注云陳饔筐於楹間　象授受於中堂也牛羊豕為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者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饔餼之文彼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簋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壺之有無未聞者以致飧致饔餼皆有壺惟此致積經不言壺數公食大夫禮致侑幣亦無壺故云有無未聞云三問皆脩脩脯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同以問禮輕故無牲牢云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更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葢著脫字失處且誤耳者賈疏云君尊用脩而臣卑用牢故云非禮按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葢著脫字失處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　介故云且誤耳段玉裁云皆有二字本下屬飧饔餼今乃因下文飧五牢而為皆有牢與　脩為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又誤也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者詳宰夫及司儀疏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者賈疏云鄭言此者下惟言腥不言飪此有鉶及鼎皆為飪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飪須言飪之矣腥之數備於下也詒讓案鄭意若公飧五牢飪一牢餘四牢並腥餘放此聘禮致飧飪一牢腥亦一牢者彼侯伯之卿飧止二牢故飪腥各一其諸侯相朝牢雖多飪亦止一牢與聘禮同惟腥牢多為異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者庶羞亦實於豆經以別於正豆之菹醢故謂之食明與食醫六食為　異也庶羞詳膳夫疏云其設葢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前所陳　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飧之時堂卜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者由罋陳于楹外故在下也必知為四列見公食云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取　也云簋稻粱器也者粱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大字本正此對簋為黍稷器也說文竹部云簋黍稷　器也許以簋亦為黍稷器與鄭說異凌廷堪云聘禮歸饔餼堂上兩簋粱在北西夾兩簋粱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賓北面自　坐左　簋粱右執湆以降是簋乃稻粱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為正案凌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　舍人注云方曰簋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者賈疏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饔餼堂上二簋東西來各二簋今此公十侯伯八男子六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　堂上不多則等　遂以意裁之五等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飧鄭約致饔餼今亦約致饔餼也但聘禮設飧云西夾六無東夾之饌者葢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毛詩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豆薦菹醢也醢人云掌四豆之實是豆為盛菹醢凡濡物之器也凡飲食之禮有正羞之豆有庶羞之豆此豆專盛正羞之菹醢其庶羞經別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瓶人疏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

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四豆分之於東西夾各十二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為堂上豆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為堂上豆數其餘十二分為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知云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者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器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桓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下大夫豆數六定為食禮又以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饔餼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諸公諸侯等致飧並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鉶羹器也者說文金部云鉶器也案亨人有大羹鉶羹凡羹和菜者盛於鉶大羹不和菜則盛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　菜和羹之器此注通言不別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鉶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　　大夫已上以　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案聶引舊圖說毛詩召南釋文引鄭說同聶又別釋云受一升曰徑六寸足高　寸與　圖異黃以周云御覽引舊圖鉶有足高一寸聶氏誤以鉶為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鉶形制容　當與豆相近聶圖別說近是舊圖說兩耳三足所容又太多皆陪鼎　非鉶制詩釋文引鄭說葢亦據禮圖說鄭三禮注無　義也云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　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四為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　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為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葢侯伯之鉶三八而為二十四加八鉶則為三十二上公之鉶之數也今本上公鉶四十有二四乃三之誤也　人鉶則為十六子男之鉶之數也今本子男鉶十有八八乃六之誤也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壺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為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也三八而為二十四故子男　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也上公簋十五二　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為八故侯伯簋八也三二而為六故子男簋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為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　也二九而為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鉶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為二十四故侯伯鉶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為十六故子男鉶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　名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為降殺之本乎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案王說差數精審足正經注之誤云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者蜀石經又為無施作又無所施賈疏云為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就故云無所施也案鄭意公鉶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是為降殺以六為衰雖是但經文作公鉶四十有二四十下有　數若改作三十則無奇　與經文字數不合故云於言為無施言即指經句賈謂無所倚就亦此意也云禮之大數鉶少於豆者賈疏云案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八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八

是　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鉶四是其鉶少於豆也云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葢近之矣者王引之云鄭言三十八葢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鉶少於豆計之上公豆四十鉶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鉶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鉶十六鉶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鉶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鉶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鉶十八則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案王說亦是也云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者賈疏云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饔餼兼以意進量而言案依王氏所定則公鉶三十二當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八侯伯二十四當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子男十六當堂上八東西夾各四堂上之鉶各降殺以四東西夾之鉶各降殺以二也云壺酒器也者即司尊彝之壺尊也詳彼疏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者鄭以聘禮堂上八豆壺亦八東西夾各六壺豆亦各六是上大夫致饔餼之禮堂夾所設壺與豆數同此經上公侯伯子男壺豆總數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堂夾之數壺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　伯三十二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也云鼎牲器也者說文鼎部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凡牲亨於鑊升於鼎載於俎詳內饔疏云簋黍稷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簋黍稷方器也淩廷堪云聘禮歸饔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大夫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案淩說是也鄭舍人注云圓曰簋與許說異詳舍人疏云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者陪釋文作倍蜀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倍古通　于亦當作於聘禮云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南北上　　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膊臑臂葢陪牛羊豕難並約彼為說此五等同用大牢故鼎皆十有二與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同皆通正鼎陪鼎言之左昭五年傳云飧有陪鼎亦　此也陪鼎聘禮又謂之羞鼎互證膳夫疏云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者以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簋約此經諸侯十二簋堂上簋數當與彼同其餘四簋兩夾分設則每夾各二也賈疏云此　等諸侯同簋十二按聘禮致饔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　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賈聘禮疏說同案聘禮致飧堂上八簋西夾六簋則十四簋也彼臣禮致飧無東夾之饌尚多於此君禮於義　難通　未詳也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者對簠豆鉶壺等皆析言之也　疏云黍稷與眾饌為主牲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也云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牲字也以牲即牢於義無取故依聘禮易為腥牲腥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腥為豕望眡而交睫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饔詒讓案依說文則腥鼎之腥當作胜云腥謂腥鼎也者腥者對飪為文謂殺而未亨者也亦實於鼎故曰腥鼎云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　故腥字也者明經三言腥其二並誤為牲惟侯伯文不誤也云諸侯禮　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者於舊本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此皆約聘禮設飧而言案彼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

七致饔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陳如飪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詒讓案聘禮致飧歸饔餼皆飪鼎九腥鼎七此諸侯禮腥鼎亦九與飪鼎同列數又多是其盛也云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者皆每牢九鼎為一列也云皆陳陳列也者陳列司市注義同云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者于亦當作於門內謂堂上及東西夾所設別於米禾之設於門外者以上所說略已晐備也云亦有車米禾芻薪者此則門外所設聘禮云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芻薪倍禾是也云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者聘禮注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據鄭彼注則此上公五牢生二死三故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生死各二故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生一死二故米十車禾二十車也云芻薪皆倍其禾者聘禮致飧亦云芻薪倍禾與此經同若然上公芻薪六十車侯伯子男並四十車也米禾芻薪三者并之則公百有十車侯伯八十車子男七十車御覽禮儀部引鄭孝經注說天子待來朝諸侯云芻米百車舉成數通五等言之也賈疏云若然按聘禮米禾皆二十車者彼大夫禮豐小禮大夫飧二牢故米禾皆眡之米禾各二十車也案依賈說眡聘禮米禾皆二十車通晐五等聘臣則子男之臣米數倍多於其君於禮例亦難通竊疑米禾之數君臣或同聘禮專為侯伯　之禮上公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二十車於差次似較合但與牢數又不無差異經注並無文未敢定也云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者外饔注云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凡賓主相見而將幣將幣既　而致饔凡朝聘皆同云大禮者對飧為小禮也並詳外饔疏云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者此釋饔餼獨為大禮之意凡歸饔餼有飪有腥有餼飪者孰而亨之腥者殺而未亨餼者生而致之是生腥孰三者兼備也賈疏云假令上公饔餼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眡飧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飧死五牢與飧同言兼積者則兼不盡止兼四耳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侯伯子男皆兼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禾芻薪醢醢之屬云死牢如飧之陳者亦飪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者聘禮歸饔餼飪一牢設于西階前腥二牢設于阼階前是飪在西腥在東也云牽生牢也者生致之不殺也聘禮歸饔餼謂之餼鄭注云餼生也云陳于門西如積者于亦當為於聘禮云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是也賈疏云前飧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饔餼法今於此云如積則亦如聘禮饔餼也云米橫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者于亦當作於子男下賈疏述注有稷字疏云約聘禮致饔餼法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稷餘不增故知公稷六行子男米八筥黍粱稻各二行更得二即足故知稷二行詒讓案鄭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為列據鄭彼注則上公米百二十筥十以為列自東至西　陳之黍二行在北次粱二行次稻二行次南稷六行也餘並放此每筥半斛即後文米筥之數也毛詩召南采　傳云　曰筥說文竹部云筥　也　飯筥也受五升與禮經米筥異也云醢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者據聘禮云醢醢百甕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鄭彼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賈疏云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

醢醢百甕米百筥上介筥及　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寺者上公醢醢百二十甕與王舉百二十甕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　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甕子男八十甕其筥米皆同甕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　法自為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案夾碑陳十為列若上公醢醢百二十　醢六十　為　　設碑西醢六十甕為六列從設碑東也餘亦並放此又案賈此疏及聘禮疏並謂聘禮　　而益者醢人疏謂五等聘臣同醢醢百甕則子男臣多於君故為是說以斡旋之此於禮　亦難通竊疑米筥醢醢之數亦君臣禮同子男之臣當亦米八十筥醢醢八十　耳賈說恐不塙也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者經言車皆陳文承牢米醢醢之下皆門內所設故知皆陳於門內者明並於所館門內陳之也云言車者衍字耳者謂經言車皆陳不當有車字賈疏云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醢醢下言之又按侯伯子男醢醢下皆無車字故　衍字也段玉裁云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云車米載米之車也者門外所陳米禾芻薪皆載於車此車米則為載米之車別於後車禾為載禾之車也薪芻不云車者文略鄭必釋此者明此車字宜有非衍字也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者釋經秉藪之數此　即後文所謂米秉也鄭彼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夕有為籔者今文籔為逾云每車秉有五藪則二十四斛也者秉十六斛五籔共八斛合之是二十四斛聘禮記所謂二百四十斗也云禾稾實并刈者也者稾舊本誤槀今據錢鈔本明注疏本正與釋文合說文禾部云禾嘉穀也稾稈也稈禾莖也案稾謂禾稈實謂　粟并　謂連稾與實而刈之不去其　粟也凡穀之　稈通謂之禾故說文禾部云莖節為禾此謂稈也廣雅釋草云粢黍稻其　謂之禾此謂　也此以稾實並刈為禾義亦同書禹貢百里賦納總偽孔傳云禾稾曰總入之供國馬此禾稾實并刈即所謂　也程瑤田云禾粟之有　者也其實米也其米粱也聘禮及掌客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秅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為有稾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為一秅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然則秉秅者禾稾之名禾為粟之有稾者故以秉秅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稾者不別立名遂假借通稱非謂禾為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者釋秅之名數此秉筥即後文所謂禾之秉筥也釋文稷作總云本又作緦案聘禮記作稷鄭彼注云古文稷作緦稷　緦字並通漢書王莽傳顏注引韋昭說亦作緦說文禾部云五稷為　二　為秅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四百秉為一秅許所述周禮說亦本聘禮記而以秉為二百四十斤與鄭本經文及義並不同詳載師陶人疏云每車三秅則三十稷也者十稷為秅三秅則三十稷鄭聘禮注亦云一車之禾三秅為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云稷猶束也者釋聘禮稷字之義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禾稾實并刈總而束之故以為十筥之名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為十六斛比於斗斛籔為最多之數禾束之秉為一把比於筥稷秅為最少之名詒讓案鄭言此者以其字同易滋淆掍故特辨別之說文及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國語魯語韋注廣雅釋器並誤合米禾秉筥為一亦詳載師陶人疏米筥互詳舍人疏禾禾之秉手把耳者聘禮記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

盈手之秉也毛詩小雅大田篇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云把謂之秉案說文又部云秉禾束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據此菱穫時持禾臺盈手一握刈而束之是謂之秉因以為禾一束之名也左昭二十七年傳或取一秉秆焉杜注用毛義家語正論篇秉芻王注云一把曰秉是芻臺之秉皆據一把言之國語魯語韋注引聘禮記十庾曰秉之文以釋秉芻菱誤以米秉為禾秉庾即今文禮之逾亦即籔也云筥讀為椟棬之棬者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此擬其音各本作讀為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棬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云謂一穧也者聘禮記注釋禾秉云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　為筥者說文禾部云穧穫刈也一曰撮也撮即刈禾聚把之義賈疏云穧即詩云此有不斂　即鋪也詩大田孔疏云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若案依鄭孔說菱刈禾一把謂之秉聚四把謂之　皆未束者至十筥四十把乃總束之所謂總也云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聘禮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是也鄭彼注云車皆陳北　云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者于亦當為於此明薪亦在門東芻亦在門西也云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者聘禮注亦云乘禽乘行之禽謂鴈鶩之屬方言云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釋詁云雙耦匹乘二也列女傳仁智傳云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案乘行謂雙雙相並而行羣處謂成羣而居猶言乘居而匹處矣云於禮以雙為數者賈疏云即此九十五十及士中日則二雙皆以雙為數是也云殷中也者大行人注同云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者賈疏云此為牢禮之外見賓中閒未去恐賓慮主人有倦更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者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　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酉部云酌盛酒行觴也饗燕皆有酒食禮無獻酬則不得言酌經舉饗以見食耳經言弗酌亦當關燕言之酒人注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　以酬幣侑幣致之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具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不親燕尚有致幣之禮明諸侯自相朝主國之君不親燕當亦有致幣聘禮諸侯使卿自相聘禮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饗食幣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朝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致幣可知此注及司儀注並不云不親燕有致幣者蓋文不備賈酒人疏謂不燕亦以酬幣致之覲禮疏亦謂此經通饗食燕是也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褻不親酌蓋不致非鄭恉也互詳酒人疏云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者謂來朝諸侯之臣從其言有職事者也云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掌賓禮也胡匡衷云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云宰主具史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戒眾介注云宰上卿貳言事者諸侯謂司徒為宰又云命宰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人下則非司徒卿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　等故知也按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饌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黃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屬疏非云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眾臣

皆別致飧饔餼明推尊禮其君之意以及其臣聘禮記云士無饔注云謂歸餼也是聘臣士介唯有餼之生牢無饔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饔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此述經陳數作數陳與經文不合浦鏜以為誤到今攷檀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飧饔餼以其　　等為之牢禮之數陳正用此經孔疏引注同竊疑此經本作數陳猶肆師云展器陳也今本經誤到而注則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疑事毋質謹箸其說以俟攷云　　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者賈疏云已下皆約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饔餼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　　等為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為三等之差不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數左傳昭二十一年孔疏引劉炫說同蓋聘禮致飧賓飪一牢腥一牢上介飪一牢眾介皆少牢歸饔餼賓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上介三牢飪一牢腥一牢餼一牢士介四人皆大牢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牢此即牢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彼釋此若然鄭賈意此飪腥餼之數亦當如彼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謂子男之卿饔餼五牢與其君等也賈疏云小禮謂飧飧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饔餼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　　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為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　　而已　　則有三等易為等級也言略於臣用　　則君不依　　而用命即諸侯　　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方苞云注非也曰以其　　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　　之相當者為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　　等正為卿大夫士之　　同而其等各異也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則紊大禮矣案方說是也卿大夫牢禮　不依命數然五等國大小不同不宜同禮竊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即此經　　等之義疑公之卿當飧三牢饔餼七牢大夫當飧二牢饔餼五牢士當飧大牢饔餼三牢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禮賓介之數子男之卿當如聘禮之上介飧大牢饔餼三牢大夫當如聘禮之士介飧少牢饔餼大牢士當飧特豕饔餼少牢皆下其君二等如是則子男之卿無與君同禮之嫌似於禮為合左昭二十一年傳說魯待齊鮑國禮以七牢蓋鮑國為侯國之卿依聘禮當五牢魯人加一等故以公之卿七牢之禮待之而杜注云牢禮各如其命數孔疏推之謂鮑國當三牢則與聘禮不合不足據也又案此經不言附庸之君牢禮之數左傳僖二十八年疏云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饔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案依孔說則與子男同亦未知是否賈聘禮疏據此注諸臣用　　之義推聘臣饗食之數謂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同一食再饗而此經子男相朝一食一饗則臣有踰君之嫌賈强為之說終不可是亦足見此注之不容泥矣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者謂主國夫人也夫人與君同體君既以禮養賓夫人亦致禮以助之君於賓有致積致飧致饔餼夫人唯一致禮略儗致饔餼而禮大殺皆降於君也云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者于亦並當作於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醯黍清皆兩壺是也云　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者即據聘禮夫人歸禮而言鄭彼注云使下大夫下君也此云　者兼致膳致饗諸事言之賈疏云若然不

使卿者按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饔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饔之禮則是不復饔也饔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人致禮則曰八壺八豆八籩與　大牢致饔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饔鄭云饔有壺酒則致　無酒矣故云饔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籩豆壺又不致饔是其差也詒讓案膳視致饔謂子男則夫人不致饔惟致膳禮待盛有壺酒與饔同　公侯作既別有致饔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饔也但酒正云其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　酏　彼即后致饔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是后致饔有飲無酒此注謂夫人致饔有酒與彼不同殆后夫人禮有隆殺與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賓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言亦者亦夫人也云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相類膳與餼賓相類也賈疏述注見上有既字疑今本誤挩疏云按聘禮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同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又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餼聘客有勞餼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餼賓之類與案鄭以見膳禮經無文約與勞餼相似然其隆殺究不甚相合賈聘禮疏謂此經卿見朝君公膳大牢侯伯子男　特牛又無筐米聘禮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為君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葢亦以意强為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　故造館見者乃致膳者賈疏云上公侯　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　館見則不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者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即是生牢二鄭說不異故并引之云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僖三十二年左傳文宰夫先鄭注亦引此文證牲可牽行之義云秅讀為秅　麻荅之秅者孔廣森云說文曰五稷為　二　為秅荅小豆也麻荅皆禾屬故以秅　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案孔說是也段玉裁亦謂當是蒼頡篇若凡將篇中語但鄭云讀為秅　之秅為變易之詞則不以二　為秅之本義葢與許義不同麻荅穀名此牽連引之於義無取賈疏謂荅是鋪名刈麻者　把共為一鋪米得其義〉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言其特來為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疏{{*|注云言其特來聘問者賈疏云前文云凡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　卿也　大夫也　士也若大聘曰聘卿為賓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小聘曰問大夫為賓介皆士也故歷言卿大夫士也云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者謂雖特來待之亦與從君為介禮同賈疏云則前注　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者鄭意此

經謂待特聘之卿大夫士如朝覲之介則聘禮凡所以禮賓者即朝覲所以禮介者可知明聘禮與此職文足互相證葢欲申前注約聘禮釋以　　等為牢禮陳數之意賈疏謂禮介亦指聘禮上介眾介言未得其恉}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菑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皆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菑，新有兵寇水火也。〉

●疏〈凡禮賓客國新殺禮者以下並待賓客之　禮廩人注云殺猶減也新國庶事艸刱故減損賓禮不如恒法也云札喪殺禮者謂遭大札及君喪亦殺禮也聘禮遭君喪云不郊勞不禮賓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也子之喪如遭君喪注云喪殺禮為之不備是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在野謂王行在畿內都邑在外則巡守殷國及大師出在畿外以其行道偶遇賓客故不備禮也[1]〉

〈注云皆為國省用愛費也者此皆非常忽遽異於平時取其省用愛費故不得如常禮也云國新新建國也者賈疏云謂若刑新國用輕典鄭云新辟地立君之國詒讓案此亦兼遷國言之若饗賓當用大牢而大雅篤公劉執豕于牢毛傳云新國則殺禮也亦以公劉遷豳為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說文禾部云季殺孰也無年見均人謂凶荒穀不孰也凶荒殺禮即大司徒十二荒政眚禮之一耑周書糴匡篇云年饑則覲而不賓大荒賓於有賜孔注云賓旅隨位賜之不饗燕又大匡篇云大荒祈而不賓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墨子七患篇云凶饑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並凶荒殺賓禮之事禮器云禮之厚　以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亦謂此也云禍菑新有兵寇水火也者菑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宮正疏大宗伯注云禍菑謂遭水火此又有兵寇者以大宗伯凶禮有禬圍敗恤寇亂皆國被兵寇亦　殺禮此上下經無其文故知禍菑所晐者　得兼之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
〈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疏〈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左哀十五年傳云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杜注云朝聘道死以尸行事是也賈疏云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　從死者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1]〉

〈注云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者主人謂朝聘所至之國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注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賈疏云此乃在館　殯還日以柩行知者時賓死以柩造朝是

也云喪用者饋奠之物者謂常禮當致饔餼今改致其喪禮饋奠之物也聘禮云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此喪用亦當兼幣鄭不備舉耳賈疏云小斂特豚一鼎大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

●疏〈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者賈疏云上文賓客身死此文據為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案此賓客當兼朝聘賈唯云聘未晐有喪亦通公私此皆謂既入竟以後若尚未出己國竟聞君喪則當反以吉凶禮不相干也聞私喪則或容受代故公羊宣八年傳云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1]〉

〈注云不受饗食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二者並速賓於廟飲食之事故自為而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饗食注云受饔餼也詒讓案聘禮有私喪亦云不饗食是凡速賓饗食固不當受但不受饗食當兼含致於館者而言蓋賓雖不受主國仍不容無致也饗食加者對飧饔餼是正禮饗食是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遭喪不敢當盛禮故不受也云喪謂父母死也者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為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己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關朝賓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正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常也云客則又有君焉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案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即聘　君薨于後者是也賈專以朝介以下為釋未晐云芻給牛馬者當亦兼有禾也聘禮注云禾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饔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義並同致稍亦有酒漿故漿人云共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為稟也稍亦詳宮正疏云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薨于後既受稍又云受禮補此經之義明芻稍之外仍得受飧饔餼以其並主國待賓飲食之正禮不容辭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飧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疏〈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竟遭主國君或夫人世子之喪左文六年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又哀十五年傳亦云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是也據聘禮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饔餼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者亦通速及致皆不受也[1]〉

〈注云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亦上文公與子男牲三十有六當為腥是也云有喪不忍煎亨者飧饔有飪牢皆須煎亨致之有喪則哀痛方深故不忍煎亨云正禮飧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者賈疏云案聘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主人畢　禮注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賓惟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饔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掌訝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等九儀之差數。〉

●疏〈注云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九儀司勳注云等猶差也大司馬九法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故九儀差數之書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為差數是也〉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
〈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

●疏〈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云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人至廬宿市當共待之云則戒官脩委積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是自　郊以至於疆道路之閒皆有委積賓客至則更申戒之云與士逆賓于疆者　官敍官注云疆界也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圭地圭疆字同謂於距王國五百里疆界之處迎賓客也[1]〉

〈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賈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下　舍人掌給米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遺人道上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案據疏說則賈所見本此注疑并舉遺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　注亦云令遺人是其證也云士訝士也者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　為之　驅而辟野亦如之與此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文正相應故知士即訝士與此掌訝為官聯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並稱訝士為士與此文同云既

戒乃出迎賓者　官脩委積之事訖乃出迎賓於疆恐猝至事有所闕也〉

及宿，則令聚　　。
〈令，令野廬氏。〉

●疏〈及宿則令聚　　者此與環人為官聯也[1]〉

〈注云令令野廬氏者環人注同〉

及委，則致積。
〈以王命致于賓。〉

●疏〈及委則致積者大司徒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此謂當致委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1]〉

〈注云以王命致于賓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雖依常禮而致不必請命於王以禮統於尊故亦稱王命也〉

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

●疏〈至于國者謂至國都也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賈疏云賓客至王使卿致館掌訝既為賓客前驅入館掌訝次止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呂飛鵬云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經及注為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其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據此記則諸侯之待事於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為之此經所謂待事于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1]〉

〈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者掌次云凡祭祀張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漢時官府門外亦各有更衣處故舉以為況大射儀司射適次注亦云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為之是也云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者于亦當作於謂客有闕乏求索之事則為通之於所職之官使具而與之〉

及將幣，為前驅。
〈道之以如朝。〉

●疏〈及將幣者賈疏云謂至行朝聘之日[1]〉

〈注云道之以如朝者前驅即道引詳內小臣疏如朝者自客館以至於朝也〉

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

●疏〈至于朝者賈疏云即是大門外陳擯介之處外朝在大門外金鶚云諸侯大門之外有空地西旁可為賓客次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案金說是也凡朝聘賓初至皆止於大門外以待事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是也以後凡請事拜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彼侯國禮為庫門外此王朝禮則當為皋門外其內直外朝故亦謂之朝實非外朝之廷也凡天子諸侯外朝皆在大門內其門外之地或通謂之朝賈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誤詳朝士疏凡朝覲及聘並於皋門外為次詳掌次疏[1]〉

〈注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入復為掌訝詔客自復己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為白王於義為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者于亦當作於先鄭意客退則掌訝入迎導以出遂為之前驅以至客館後鄭則謂無入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　者破先鄭掌訝復位之義廣雅釋詁云告復語也是告復同訓此復與復逆之復義同詳宰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者賈疏云賓客行朝聘訖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道至館〉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

●疏〈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者聘禮注引此經作令訝聽之案治聽義同彼經云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又記云凡賓拜于朝訝聽之公食大夫禮云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訝聽之鄭葢兼用

彼諸文此治以令訝者即宰夫云待賓客之令謂朝聘賓客之小治拜賜即其一耑也　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1]〉

〈注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訟之治義同凡諮辯陳訴請求皆是鄭云正貢賦理國事者約舉一耑以見義耳云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者朝謂治朝賓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為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辨理其可否也〉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
〈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

●疏〈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今從宋本及釋文導正字道叚字詳寺人疏[1]〉

〈注云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也者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

及歸，送亦如之。
〈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　　、待事之屬。〉

●疏〈及歸送亦如之者此亦與訝士送之與前來時與士逆賓於疆同故聘義賓歸亦云士送至于竟是也經不云與士者冢上文省[1]〉

〈注云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　　待事之屬者亦如前來時之禮送至于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為之道今歸又為之道及聚　　待事皆如前故云亦如之〉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

●疏〈注云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監本毛本正此明通記訝事故兼有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為也聘禮載行聘之禮云厥明訝賓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此聘問之日迎賓之事彼賓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賈疏云此訝是諸侯朝覲卿大夫士聘問之日訝之入至朝聘之時按聘禮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公命注云使己迎待之命又見之以其摯注云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聘

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官故大夫士為訝賓即館時即為之訝與此掌訝不同也詒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不及諸侯卿訝此則關朝覲故有卿訝也〉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疏〈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此訝亦通指王使迎賓客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覲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　乃初事注云大夫者卿為訝者也亦引此經為釋是也〉

掌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

●疏〈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者節蓋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所聚者者謂國都之外有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者宣布王之威德與撢人為官聯也[1]〉

〈注云節以為行信者地官敘官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云幣以見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亦自有摯幣玉帛之屬也云咸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忌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王之好惡也緇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是其義〉

使和諸侯之好，
〈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

●疏〈注云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者賈疏云下有結其交好為朝聘則此好謂使為婚姻之好也案和好亦謂非朝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穀圭以和難之類皆是不必專指婚姻賈說未然〉

達萬民之說。
〈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

●疏〈注云說所喜也者爾雅釋詁云悅喜樂也國語周語韋注云說古悅字案此與撢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閒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交通達于王及國君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
〈通事，謂朝覲聘問也。〉

●疏〈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者據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木此皆以禮相交通之事亦兼凡使命往來言之〉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

●疏〈以諭九稅之利者以下五事並冢諭為文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法也案彼記即本此經[1]〉

〈注云諭告曉也者說文言部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九職也者說文禾部云稅租也租田賦也賈疏云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之營種因即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毓草木稅草木九稅唯臣妾聚斂蔬材者無稅今掌交還以此九稅之法告曉使之任之稅之案鄭賈以九職為地稅故以當此九稅實則此九稅當為大宰之九賦司書謂之九正彼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其義正同九職任民乃口賦非地稅之正共也互詳大宰疏云九禮九儀之禮者賈疏云以其大行人小行人掌訝皆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國不得以大宗伯九儀解此也言之親則朝聘是也云九牧九州之牧者牧即九州長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云九禁九法之禁者即大司馬九法平邦國禁者禁其不奉法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天下之禁彼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九戎故更以九法為釋與彼義異云九戎九伐之戎者說文戈部云　兵也大司馬九伐皆用兵威武之事故謂之九戎之威大戴朝事篇說九伐之法亦云震威之是也〉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

●疏〈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國有事施於都家及都家以事請於國通謂之治下文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是也此官為都家之臣奉其君長之命居於王國者故國治下達都家治上達通掌之也此職凡言國者並指王朝言與敍官每國上士二人指大都言者異賈疏謂國即都家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不同皆謂之國即王制云畿內九十三國失之[1]〉

〈注云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者王子弟公卿之采地為都大夫之采地為家詳載師及春官敍官都宗人家宗人疏云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者鄭亦以國指王朝言也謂都家以文書請事於朝則朝大夫為平理而達之今案朝大夫唯主達其文書不必有平理之事注義未塙〉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

●疏〈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者謂王每日視路門外之治朝聽受國之政事朝大夫亦在位故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告其君長也[1]〉

〈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者謂國有致治通行於畿內者朝大夫聽　之則以告都家之君長亦依放而行之也然王朝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耑耳俞正燮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邸吏國事故者謂邸報是也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摠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揔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是其別稱也詒讓案君即大都之主長即小都及家之主也通言之大都亦稱長大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是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使以告其都家之吏。〉

●疏〈國有政令者謂政令專施於都家者也云則令其朝大夫者謂政令既宣布則各以其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也[1]〉

〈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者賈云上文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詒讓案都家之吏即下文云有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然王朝有政令施於都家亦當告其君長注文亦不具也〉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
〈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

●疏〈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聽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諸王府之事[1]〉

〈注云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者謂都家之有司有小事以文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大夫朝大夫先平理其是非而後告於國有司也今審繹經義都家之治必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偽及壅遏耳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之事似無平理之權鄭說恐非經義云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者鄭意朝大夫是上士中士爵卑不能平理大事故都家之吏自告其君長其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令專使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亦非為其　　卑不能平理也〉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
〈不及，謂有　　殿之。〉

●疏〈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者此治謂王國所令徵發及計考之事也俞正燮云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1]〉

〈注云不及謂有　　殿之者說文　　部云　　留止也廣雅釋詁云殿後也負也謂阻　法令後　事不辨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不及　　殿誅朝大夫者以其朝大夫專主都家　　不能催促故也〉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有司，都司馬、家司馬。〉

●疏〈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者此亦謂徵令有不及者也[1]〉

〈注云有司都司馬家司馬者謂都家司馬帥車徒從王者也賈疏云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司馬王家之司馬王臣為之者家司馬卿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詒讓案知有司非即朝大夫之屬者明朝大夫當日朝以聽國事故不得從軍也都司馬亦當以家臣為之詳夏官敘官及都司馬疏〉

都則〈闕〉

●疏〈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葢西漢時經師所增當删詳敘官疏〉

都士〈闕〉

家士〈闕〉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終

注釋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孫疏凡例皆先疏經再疏注，原其間空一字別之，此處作分段處理。